

永樂大典

卷二千二百三十
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六模

奴

東漢書列傳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土
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明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
傳范單于去其單于二字南匈奴臨落尸逐鞮單于比者臨音大方反呼
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號也言其象天單于黑也呼韓邪
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也名稽侯儁彌音山諫反東觀書曰
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柔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
此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自
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近見漢帝臨幸為孝原之至
其子復味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
諸子以次立至此孝父孝單于與時以北為右其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
烏桓其音於六反鞮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龍反畔於漁陽單于與
共連兵因獲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備國胡數千畔在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參贊芳從之許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司林王時兵未降參贊胡芳
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其妻且王求入五原
與假號將軍李典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芳亦倚匈奴內因與等故
能廣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遠外事遠假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
颺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
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此目頓冒頓匈奴單
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子有餘
歲焉頃當始皇之時為鳴鑼執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世或與諸夏為
敵國踞燧無禮屠危高祖徵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
始二年冬遣中郎將韓德使匈奴大司馬獲單于陳遵使匈奴校單于漢制更
絞單于與驕彌遵颺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稱立呼韓
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
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善我道與相親
定距單于於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道而匈
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
威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燕并邊人於常山

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便
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募邊兵郡數千人。大募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
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
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
扶風。天永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
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言元壽。言壯
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
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前書。以匈奴種人。初元帝時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特呼韓邪來朝。帝勃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
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時大會。帝召五女以示
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裝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
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嗣成子代立。欲妻之。昭君
上書求歸。成帝勃令從胡俗。遂擬為後單于。屬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
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
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鞮辰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三十六

二

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
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為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
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家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
詰。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朔。前書曰。匈奴法。歲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蹕
特。課牧人畜計。蹕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莫鞮日逐風來。欲為不善。若
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欲所王
南。遣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
騎士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
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
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種議。乃許之。
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
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比。單于弟莫鞮左賢王生
獲之。又破比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比單于
震怖。却地十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樓
即樓也。前書曰。樓無屋。為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二六

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離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上。到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廷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頗望有項。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五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離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離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操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縹緞。單于以是車乘。故曰。以為右。則漢諸侯王制。其殊也。縹。古姓反。又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利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第三。附馬二。黃金錦繡。縹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棗。棊。戟。甲兵。飲食什器。有木之。或曰。集。又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贖給之。今中郎將置安集。林吏。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解。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送。侍子入朝。

永樂大典卷二二二二六

三

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遣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絲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絲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責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鞨王。次左右新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于。余。无。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速題。前書曰。單于姓擊。其國稱之曰。檀。擊。奴。屠。可。奴。謂。大。為。控。切。謂。子。為。奴。音。與。此。不。同。也。異。姓。有。呼。行。氏。須。卜。氏。立。林。氏。蘭。氏。前。書。曰。須。單。于。時。大。姓。有。呼。行。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責。姓。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行。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遂。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

王都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林史。今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屯刑
 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絲邊八郡。南
 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
 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
 南將軍屯鴈門。東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且
 此反。雖方力實反。猶今言探使偵邏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
 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被報謝曰。自擊亡虜。莫能日逐耳。非敢犯
 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
 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
 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
 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關。貢馬及裘。更乞
 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副答之。宜
 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初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
 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種。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未附。懼
 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
 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

永樂奏卷之三十一

四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容。謂可頗加賞賜。略與
 所獻相當。明加悅告。以前世呼韓邪單于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貢。邪夫
 單于守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使古之也。邪夫單于稱臣。受貢。邪夫
 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橐單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
 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使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單
 于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收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邪夫
 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邪夫。元帝時。邪夫主殺使
 者。谷吉都。與甘延壽。與劉歙。湯發西域。并誅邪夫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
 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
 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
 以此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東
 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
 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邪夫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
 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遣兵亂。國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贈五百匹。步靽。饋丸。一天四

獯王復將衆遷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秋。東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遠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皆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夫且渠伊莫訾王等。上言于金元。下並用。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僂至涿邪山。率與北虜溫禺犢王遇。音七思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檢抗獯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檢悅。老曰。東。春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功。境壤之人。屢嬰塗炭。境壤之險。要之地。荼苦也。境。音苦。交反。境。音苦。自天。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停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又戰於前。已下。前。音。賈。伯。之。之。辨。謂。著。相。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遠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遠及領中郎將龐參。倍在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在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口計功受賞如常料。於是南單于復令真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早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賈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斬降虜渠等諸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

之幼。境壤之人。屢嬰塗炭。境壤之險。要之地。荼苦也。境。音苦。交反。境。音苦。自天。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停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又戰於前。已下。前。音。賈。伯。之。之。辨。謂。著。相。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遠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遠及領中郎將龐參。倍在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在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口計功受賞如常料。於是南單于復令真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早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賈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斬降虜渠等諸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二六

兵又畏。可令鮮卑。今昔本遷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半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蘇王師于左。呼行日逐王須。皆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遠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聞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故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遣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虜甲士甲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三十六

七

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遠壞郡得以還。獲烏桓鮮卑咸歸。義威鎮西夷。其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代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思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遠兵及南單于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遣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校行度遠。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成北庭。於是遣左谷蘇王師于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鵝鹿塞。塞在朔方郡。故軍州北。或音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月也。中地也。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燒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營。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王。璽。獲關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蓋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蘇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馮鞬

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賽憲上書立於除
 韃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重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使
 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輸歸北庭。會賽憲被
 誅。五年。於除韃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
 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
 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慈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
 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
 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
 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
 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
 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
 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遠將軍。時單于
 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
 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
 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
 郡安定為之做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偽變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

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三十六

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
 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託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
 暴為遺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載行客賜。
 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少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
 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
 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
 遣使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微因發諸郡騎追
 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
 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戶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
 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椽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
 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鞮。日逐王逢侯
 為單于。遂殺畧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
 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遠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
 士。及郡國積射綠邊兵。並有逆射士。言并逐而射之。積亦與逐。同古。子通
 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
 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稜。逢侯乃乘冰度

且度遠將軍以來。皆稱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為上度遠將軍。此後更無行
者也。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
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七屠何子。
右莫親。口述上請誅胡萬餘人。會立為單于。既破鮮卑所破。部眾分散。若
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度
為永軍元年。永軍二年。政高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遠將軍。
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禹積王呼尤微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獲
各令屯列衝要。連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微侵頡利新降者。皆悉
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
將軍。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
畔。呼尤微欲與俱去。呼尤微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
殺之。有故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
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皆追也。故元孟所說。復馬牛羊
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
年。傅眾即位之。以遠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
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

永樂錄卷三百三十六

十

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去五百里。兵以而
單于求復障塞。恐入後。後亂置之。兵於中山北界。其中山郡今之定州是
也。定州者。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
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遣大
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遠將軍。陽嘉二年。漢遣大僕。以烏相校尉耿
畢代為度遠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為永和元年。畢病。徵以護羌校
尉馬續代為度遠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
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台。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
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相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相鮮卑。羌胡。合二
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也。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
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
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
謀。然不能制下。知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
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徙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生下獄。
免。陳龜。追單于及弟。呼今。殺。人。欲使其。遂親。者。遂致。孤。遂。此。則。陳。龜
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二六

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軍亦盡也。據書云謀謀孔安曰謀亦謀也。即是古書之主治。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遠將軍馬績。素有謀謀。且與遠日火。深曉兵要。每得績書與臣策合。宜令績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績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績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天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種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人平原易地。輒車交鋒。則匈奴之衆易掩。亂也。動弩長攻。射珠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勇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健。天道同則則匈奴之軍可木。馬不能友也。下馬地闊。匈奴相侵。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蓋其制錯。三章之兵。因乘高論其長短。故備練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績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仰鞬等萬三千口。詣績降。秋。匈奴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羗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

永樂大典卷二二二二六

十一

虎牙營。京兆。虎牙都尉也。西是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陳。漢官儀曰。涼州。延是。龍北三職。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均兵衛護。國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舊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朔方。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績率鮮卑五千騎到殺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績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焉。將軍漢安元年。順帝元和。江左。改為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真鞬臺耆且渠伯德弟復掠并部。真鞬。一作真隄。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誤也。呼蘭若尸遂就軍于兜樓。備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駟鼓。車安車。駟馬。騎王具。刀劍。什物。王具。保首。璽。衛。盡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胡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耕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肩陽。舊陽城。西。西。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觥。百戲。月。報。

之獻。則其龍舟之屬。言兩河切實。亦角而為龍舟。即今之關東。古之龍也。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為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悅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但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但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莫提壹者且渠伯德等侵畔。寇鈔美提。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其傳。延熹九年。但帝之平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且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也。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道還度。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元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莫秋無子。既無與誌。故某者即是其名。屠持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元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微立。單于呼微光和元年。單于呼微光七年。改為

永樂大典卷二百三十五

十二

元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是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曰。抵王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微。故王其罪也。單于薨。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遼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醜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薨。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為龍首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連上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厨泉即位。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厨泉興平元年。改中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立。以元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早與白波賊帥韓遂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項

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中厨食於鄴，而遣去。單于歸，監其國焉。論曰：漢初遺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繆王孫，先至平城，冒頓燬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散。曰：平城之事，甚大。古七日不得食，不能擊，乃得陳平秘計，不伐得免也。太宗政鄙刑措，不靈慎辱之耻。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喪紀刑措，幾近也。今言以部刑措，亦近也。逮孝武勇異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蒙星之相連，廣言其多。候列郊甸，大通甘泉。州置使，兵於近郊。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永朔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遂接均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莽解兵，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永朔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累蓋也。言置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顛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此也。收故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與呼韓邪。末臣服，因請故關，永為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莽奔堂，為虜庭單于呼韓邪。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五

為呼韓單于，其親王為中單于，烏孫都尉為右單于，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傲之傲，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備，虜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脰，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龍以珠襪，位在諸侯王上，贊謂者稱臣而不名。禮，使者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宮也。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對觀。及諸蠻夷，右長使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史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墓，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平，北庭無匈奴之憂。王莽陵墓之擾，根心擾生。前書贊曰：三世無憂，於漢庭是時，遠城安，中為布野。三世無大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遣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莽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二世也。王莽既政，始開邊隙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史始無道，機配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便佚，害流滂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見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幣常載於道，言其貨運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恭滋深。世祖二年，今中興時，統統報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二二六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三六

誅五千於陰。從日。時。運。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福。養。茂。天。公。言。實。塞。新。日。遂。刊。石。地。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師。重。存。滋。靖。漢。士。尊。我。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後。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大。子。也。前。書。云。老。先。帝。何。為。百。萬。兩。端。亮。前。即。天。前。也。高。祖。云。我。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博。史。直。筆。時。後。得。其。實。丁。也。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實。志。請。止。北。庭。遂。使。司。奴。溫。妻。即。時。生。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哉。武。事。也。自。後。經。綸。夫。方。畔。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單。言。單。直。也。單。與。厚。同。也。降。及。後。世。既。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動。於。之。後。居。後。南。房。於。漢。北。引。什。子。於。京。師。混。分。司。奴。之。區。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怨。爭。之。跡。遠。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害。自。單。于。北。入。居。西。河。美。稜。之。後。種。類。繁。多。難以。驅。逐。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平。左。賢。工。勒。之。子。劉。元。海。假。稱。大。魏。縱。逼。中。原。吞。啜。神。鄉。丘。墟。帝。宅。懸。懷。二。帝。沈。沒。虜。庭。去。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法。可。厲。心。也。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息。即。神。馬。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其。如。上。解。晉。書。列。傳。北。狄。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

永樂大典卷二二三六

十五

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黃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携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糧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僭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注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祈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植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塔殺猛

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邊患。侍御
 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
 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
 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且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
 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徒。三河
 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齊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
 復有匈奴胡太阿摩。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
 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皎
 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
 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廩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
 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丈種。寇頭種。烏譚種。赤
 勒種。捍壇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量種。勃蔑種。毛渠種。賀賴
 種。鍾跋種。大樓種。雍屈種。貞樹種。力賜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奔義王。
 右奔義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新尚王。右新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六

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
 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
 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
 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
 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
 叛。武帝時有騎督慕母。倪。那。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都
 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毛胡。攻破二
 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
 土隨方。適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禽肆凶。獮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遺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馮陵。匪一。軒
 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燕劉之際。匈
 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平斯永。種類逾繁。呼
 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開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
 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鞮。充郊掩甸。既而沸昏成俗。鳴鑄為群。振鴉警
 而挺。恐狼心而逞暴。何須。猘。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
 環星紀。坐頤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王之失也。吐谷渾

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靡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美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熙瑤瑤。盡經時之略。浴于童幼。早擅英規。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宣天亡晉也。且渾魔連枝。生自遠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庖菽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副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贊曰。遊夫前王。區別群方。叛由德地。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遠胡。遠淪家國。多謝明謀。谷渾英奮。恩瑤頓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楊正衡音義夫餘音扶屬居屬反紹納女濟元徽王於排之十二反沃温子余天紛亦替字音計躡共產居灼二音讓音噴楮發色反編音彌禮奕唐天瑟奴古反措音戶傳鷄內沃反倭馬木反擊音奴彭所監反慕羅音竟音楚理之反苗字秋反拔音檢反葉音儀恍惚上呼反下呼音反涸下本反懷乃取反汗音寒澁音強蹄音題禰日反僧古通反育倫音齊月氏音支賣音古鉢音殊顛音吳莊胡界反鞞上音美反下音言反梳柄音此內瓊音是合縫下音伴西卷漢書古卷又音權鏈物限反估較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

音古角鉦之成反大灣鳥關反舶音白擴古括反萎莎蘇和反煙之日反蠶音埋恭母音無倪音見反鞞古候反南齊書匈奴列傳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為質一謂之質虞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高氏土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風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慕駕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為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磧飛起行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郭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瘦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無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比平安又卿乃誠迷著保寧遐壤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

永樂大典

武衛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特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賓子易度戾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實辛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戾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戾守職西蕃。綏懷允熾。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戾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為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立冠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恥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答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東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宜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見前芮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十八